

自
之
邊
城



沈

集

之
景

邊

城

沈從文著作集

邊 城

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出版

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三版

每冊定價國幣一元四角

著者 沈從文

發行者 開明書店

代表人 范洗人

印刷者 開明書店

有著作權 * 不准翻印

Y (66 P.)

邊 D 355

題記

對於農人與兵士，懷了不可言說的溫愛，這點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，隨處都可以看出。我從不隱諱這點感情。我生長於作品中所寫到的那類小鄉城，我的祖父，父親，以及兄弟，全列身軍籍；死去的莫不在職務上死去，不死的也必然的將在職務上終其一生。就我所接觸的世界一面，來敘述他們的愛憎與哀樂，即或這枝筆如何笨拙，或尙不至於離題太遠。因為他們是正直的，誠實的，生活有些方面極其偉大，有些方面又極其平凡，性情有些方面極其美麗，有些方面又極其瑣碎——我動手寫他們時，爲了使其更有人性，更近人情，自然便老老實實的寫下去。但因此一來，這作品或者便不免成爲一種無益之業了。因爲它對於在都市中生長教育的讀書人說來，似乎相去太遠了。他們的需要應當是另外一種作品，我知道的。

照目前風氣說來，文學理論家，批評家，及大多數讀者，對於這種作品是極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。前者表示「不落伍」，告給人中國不需要這類作品，後者「太擔心落

伍，「目前也不願意讀這類作品。這自然是真事。『落伍』是什麼？一個有點理性的人，也許就永遠無法明白，但多數人誰不害怕『落伍』？我有句話想說：『我這本書不是爲這種多數人而寫的。』」大凡念了三五本關於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問題的洋裝書籍，或同時還念過一大堆古典與近代世界名作的人，他們生活的經驗，卻常常不許可他們在「博學」之外，還知道一點點中國另外一個地方另外一種事情。因此這個作品即或與當前某種文學理論相符合，批評家便加以各種讚美，這種批評其實仍然不免成爲作者的侮辱。他們既並不想明白這個民族真正的愛憎與哀樂，便無法說明這個作品的得失——這本書不是爲他們而寫的。關於文藝愛好者呢，或是大學生，或是中學生，分布於國內人口較密的都市中，常常很誠實天真的，把一部分極可寶貴的時間，來閱讀國內新近出版的文學書籍。他們爲一些理論家，批評家，聰明出版家，以及習慣於說謊造謠的文壇消息家，同力協作造成一種習氣所控制，所支配，他們的生活，同時又實在與這個作品所提到的世界相去太遠了。——他們不需要這種作品，這本書也就並不希望得到他們。理論家有各國出版物中的文學理論可以參證，不愁無話可說，批評家有他們欠了點兒小恩小怨的作家與作品，夠他們去毀譽一世。大多數的讀者，不問趣味如何，信仰如何，皆有作品

可讀；正因為關心讀者大眾，不是便有許多人，據說為讀者大眾，永遠如陀螺在那里轉變嗎？這本書的出版，即或並不為領導多數的理論家與批評家所棄，被領導的多數讀者又並不完全放棄牠，但本書作者，卻早已存心把這個「多數」放棄了。

我這本書只預備給一些「本身已離開了學校，或始終就無從接近學校，還認識些中國文字，置身於文學理論，文學批評，以及說謊造謠消息所達不到的那種職務上，在那個社會裏生活，而且極關心全個民族在空間與時間下所有的好處與壞處」的人去看。他們真知道當前農村是什麼，想知道過去農村有什麼，他們必也願意從這本書上同時還知道點世界一小角隅的農村與軍人。我所寫到的世界，即或在他們全然是一個陌生的世界，然而他們的寬容，他們向一本書去求取安慰與知識的熱忱，卻一定使他們能夠把這本書很從容讀下去的。我並不即此而止，還預備給他們一種對照的機會，將在另外一個作品裏，來提到二十年來的內戰，使一些首當其衝的農民，性格靈魂被大力所壓，失去了原來的樸實，勤儉，和平，正直的型範以後，成了一個什麼樣子的新東西；他們受橫征暴斂以及鴉片煙的毒害，變成了如何窮困與懶惰！我將把這個民族為歷史所帶走向一個不可知的命運中前進時，一些小人物在變動中的憂患，與由於營養不足所產生的

「活下去」以及「怎樣活下去」的觀念和欲望，來作樸素的敘述。我的讀者應是有理性，而這點理性便基於對中國現社會變動有所關心，認識這個民族的過去偉大處與目前墮落處，各在那里很寂寞的從事於民族復興大業的人。這作品或者只能給他們一點懷古的幽情，或者只能給他們一次苦笑，或者又將給他們一個噩夢，但同時說不定，也許尚能給他們一種勇氣同信心！

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記

由四川過湖南去，靠東有一條官路。這官路將近湘西邊境到了一個地方名爲「茶峒」的小山城時，有一小溪，溪邊有座白色小塔，塔下住了一戶單獨的人家。這人家只一個老人，一個女孩子，一隻黃狗。

小溪流下去，繞山岨流，約三里便匯入茶峒大河，人若過溪越小山走去，則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邊。溪流如弓背，山路如弓弦，故遠近有了小小差異。小溪寬約廿丈，河牀爲大片石頭作成，靜靜的河水卽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，卻依然清澈透明，河中游魚來去皆可以計數。小溪旣爲川湘來往孔道，限於財力不能搭橋，就安排了一隻方頭渡船，這渡船一次連人帶馬，約可以載二十位搭客過河，人數多時則反復來去。渡船頭豎了一枝小小竹竿，掛着一個可以活動的鐵環，溪岸兩端水面橫牽了一段廢纜，有人過渡時，把鐵環掛在廢纜上，船上人就引手攀緣那條纜索，慢慢的牽船過對岸去。船將攏岸時，管理這渡船的，一面口中嚷着「慢點慢點」，自己霍的躍上了岸，拉着鐵環，於是人貨牛馬全上了岸，

翻過小山不見了。渡頭爲公家所有，故過渡人不必出錢，有人心中不安，抓了一把錢擲到船板上時，管渡船的必爲一一拾起，依然塞到那人手心裏去，儼然吵嘴時的認真神氣：「我有了口糧，三斗米，七百錢，夠了！誰要這個？」

但不成，凡事求個心安理得，出氣力不受酬誰好意思，不管如何還是有人要把錢的。管船人卻情不過，也爲了心安起見，便把這些錢託人到茶峒去買茶葉和草煙，將茶峒出產的上等草煙，一紮一紮掛在自己腰帶邊，過渡的誰需要這東西必慷慨奉贈。有時從神氣上估計那遠路人對於身邊草煙引起了相當的注意時，這弄渡船的便把一小束草煙扎到那人包袱上去，一面說，「大哥，不吸這個嗎，這好的，這妙的，看樣子不成材，巴掌大葉子，味道蠻好，送人也合式！」茶葉則在六月裏放進大缸裏去，用開水泡好，給過路人隨意解渴。

管理這渡船的，就是住在塔下的那個老人。活了七十年，從二十歲起便守在這小溪邊，五十年來不知把船來去渡了若干人。年紀雖那麼老了，骨頭硬硬的，本來應當休息了，但天不許他休息，他彷彿便不能夠同這一分生活離開。他從不思索自己職務對於本人的意義，只是靜靜的很忠實的在那里活下去。代替了天，使他在日頭升起時，感到生活的

力量，當日頭落下時，又不至於思量與日頭同時死去的，是那個伴在他身旁的女孩子。他唯一的朋友是一隻渡船和一隻黃狗，唯一的親人便只那個女孩子。

女孩子的母親，老船夫的獨生女，十五年前同一個茶峒軍人，唱歌相熟後，很祕密的背着那忠厚爸爸發生了曖昧關係。有了小孩子後，這屯戍兵士便想約了她一同向下游逃去。但從逃走的行為上看來，一個違悖了軍人的責任，一個卻必得離開孤獨的父親。經過一番考慮後，屯戍兵見她無遠走勇氣，自己也不便毀去作軍人的名譽，就心想一同去，生既無法聚首，一同去死應當無人可以阻攔。首先服了毒。女的卻關心腹中的一塊肉，不忍心，掣不出主張。事情業已爲作渡船夫的父親知道，父親卻不加上一個有分量的字眼兒，只作爲並不聽到過這事情一樣，仍然把日子很平靜的過下去。女兒一面懷了羞慚，一面卻懷了憐憫，依舊守在父親身邊，待到腹中小孩生下後，卻到溪邊故意喫了許多冷水死去了。在一種奇蹟中這遺孤居然已長大成，一轉眼間便十三歲了。爲了住處兩山多篁竹，翠色逼人而來，老船夫隨便給這個可憐的孤雛，拾取了一個近身的名字，叫作「翠」。

翠翠在風日裏長養着，故把皮膚變得黑黑的，觸目爲青山綠水，故眸子清明如水晶。

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，爲人天真活潑，處處儼然如一隻小獸物。人又那麼乖，如山頭黃麋一樣，從不想到殘忍事情，從不發愁，從不動氣。平時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對她有所注意時，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，作成隨時皆可舉步逃入深山的神氣，但明白了面前的人無機心後，就又從從容容的在水邊玩耍了。

老船夫不論晴雨，必守在船頭，有人過渡時，便略彎着腰，兩手緣引了竹纜，把船橫渡過小溪。有時疲倦了，躺在臨溪大石上睡着了，人在隔岸招手喊過渡，翠翠不讓祖父起身，就跳下船去，很敏捷的替祖父把路人渡過溪，一切皆溜刷在行，從不誤事。有時又與祖父黃狗一同在船上，過渡時與祖父一同動手牽纜索，船將近岸邊，祖父正向客人招呼：「慢點，慢點」時，那隻黃狗便口銜繩子，最前一躍而上，且儼然懂得如何方爲盡職似的，把船繩緊銜着拖船攏岸。

風日清和的天氣，無人過渡，鎮日長閒，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門前大岩石上曬太陽，或把一段木頭從高處向水中拋去，嗾使身邊黃狗從岩石高處躍下，把木頭銜回來。或翠翠與黃狗皆張着耳朵，聽祖父說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戰爭故事。或祖父同翠翠兩人各把小竹作成的豎笛，逗在嘴邊吹着迎親送女的曲子，過渡人來了，老船夫放下了竹管，獨自跟

到船邊去，橫溪渡人，在岩上的一個，見船開動時，於是銳聲喊着：

「爺爺，爺爺，你聽我吹——你唱！」

爺爺到溪中央，便很快樂的唱起來，啞啞的聲音同竹管聲，振蕩在寂靜空氣裏，溪中彷彿也熱鬧了些。實則歌聲的來復，反而使一切更寂靜。

有時過渡的是從川東過茶峒的小牛，是羊羣，是新娘子的花轎，翠翠必爭着作渡船夫，站在船頭，懶懶的攀引纜索，讓船緩緩的過去，牛羊花轎上岸後，翠翠必跟着走，送隊伍上山，站到小山頭，目送這些東西走去很遠了，方回轉船上，把船靠近家的岸邊。且獨自低低的學小羊叫着，學母牛叫着，或採一把野花縛在頭上，獨自裝扮新娘子。

茶峒山城只隔渡頭一里路，買油買鹽時，逢年過節祖父得喝一杯酒時，祖父不上城，黃狗就伴同翠翠入城裏去備辦東西。到了買雜貨的鋪子裏，有大把的粉條，大缸的白糖，有炮仗，有紅蠟燭，莫不給翠翠一種很深的印象，回到祖父身邊，總把這些東西說個半天。那里河邊還有許多船，比起渡船來全大得多，有趣味得多，翠翠也不容易忘記。

茶峒地方憑水依山築城，近山一面，城牆儼然如一條長蛇，緣山爬去。臨水一面則在城外河邊留出餘地設碼頭，灣泊小小篷船。船下行時運桐油青鹽，染色的五倍子。上行則運棉花，棉紗，以及布匹雜貨同海味。貫串各個碼頭有一條河街，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陸，一半在水，因為餘地有限，那些房子莫不設有吊腳樓。河中漲了春水，到水腳逐漸進街後，河街上人家，便各用長長的梯子，一端搭在自家屋簷口，一端搭在城牆上，人人皆罵着嚷着，帶了包袱，鋪蓋，米缸，從梯子上進城裏去，等待水退時，方又從城門口出城。某一年水若來得特別猛一些，沿河吊腳樓，必有一處兩處爲大水衝去，大家皆在城上頭呆望，受損失的也同樣呆望着，對於所受的損失彷彿無話可說，與在自然安排下，眼見其他無可挽救的不幸來時相似。漲水時在城上還可望著驟然展寬的河面，流水浩浩蕩蕩，隨同山水從上流浮沈而來的有房子，牛，羊，大樹。於是在水勢較緩處，稅關躉船前面，便常常有人駕了小小舢舨，一見河心浮沈而來的是一匹牲畜，一段小木，或一隻空船，船上有一個婦人或一個

小孩哭喊的聲音，便急急的把船槳去，在下游一些迎着了那個目的物，把牠用長繩繫定，再向岸邊槳去。這些勇敢的人也愛利，也仗義，同一般當地人相似。不拘救人救物，卻同樣在一種愉快冒險行為中，做得十分敏捷勇敢，使人見及不能不爲之喝彩。

那條河水便是歷史上知名的酉水，新名字叫作白河。白河到辰州與沅水匯流後，便略顯渾濁，有出山泉水的意思。若溯流而上，則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見底。深潭中爲白日所映照，河底小小白石子，有花紋的瑪瑙石子，全看得明明白白。水中游魚來去，皆如浮在空氣裏。兩岸多高山，山中多可以造紙的細竹，長年作深翠顏色，逼人眼目。近水人家多在桃花花裏，春天時只需注意，凡有桃花處必有人家，凡有人家處必可沽酒。夏天則曬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袴，可以作爲人家所在的旗幟。秋冬來時，人家房屋在懸崖上的，濱水的，無不朗然入目，黃泥的牆，烏黑的瓦，位置卻永遠那麼妥貼，且與四圍環境極其調和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，實在非常愉快。一個對於詩歌圖畫稍有興味的旅客，在這小河中，蜷伏於一隻小船上，作三十天的旅行，必不至於感到厭煩。正因爲處處有奇蹟可以發現，自然的大膽處與精巧處，無一地無一時不使人神往傾心。

白河的源流，從四川邊境而來，從白河上行的小船，春水發時可以直達川屬的秀山。

但屬於湖南境界的，茶峒算是最後一個水碼頭。這條河水的河面，在茶峒時雖寬約半里，當秋冬之際水落時，河牀流水處還不到二十丈，其餘只是一灘青石。小船到此後，既無從上行，故凡川東的進出口貨物，皆從這地方落水起岸。出口貨物俱由脚夫用杉木扁擔壓在肩膀上挑擡而來，入口貨物也莫不從這地方成束成擔的用人力搬去。

這地方城中只駐紮一營由昔年綠營屯丁改編而成的戍兵，及五百家左右的住戶。（這些住戶中，除了一部分擁有了些山田同油坊，或放賬屯油，屯米，屯棉紗的小資本家外，其餘多數皆爲當年屯戍來此有軍籍的人家。）地方還有個釐金局，辦事機關在城外河街下面小廟裏，局長則長住城中。一營兵士駐紮老參將衙門，除了號兵每天上城吹號玩，使人知道這里還駐有軍隊以外，兵士皆彷彿并不存在。冬天的白日裏，到城裏去，便只見各處人家門前皆晾曬有衣服同青菜。紅薯多帶藤懸掛在屋簷下。用棕衣作成的口袋，裝滿了栗子，榛子和其他硬壳果，也多懸掛在簷口下。屋角隅各處有大小雞叫着玩着。間或有什麼男子，佔據在自己屋前門限上鋸木，或用斧頭劈樹，惟劈好的柴堆到敞坪裏去，如一座一座寶塔。又或可以見到幾個中年婦人，穿了漿洗得極硬的藍布衣裳，胸前挂有白布扣花圍裙，躬着腰在日光下一面說話一面作事。一切總永遠那麼靜寂，所有人民每

個日子皆在這種不可形容的單純寂寞裏過去。一分安靜增加了人對於「人事」的思索力，增加了夢，在這小城中生存的，各人自然也一定皆各在分定一份日子裏，懷了對於人事愛憎必然的期待。但這些人想些什麼？誰知道。住在城中較高處，門前一站便可以眺望對河以及河中的景緻，船來時，遠遠的就對河灘上看著無數繹夫。那些繹夫也有從下游地方，帶了細點心洋糖之類，攏岸時卻拿進城中來換錢的。船來時，小孩子的想像，應當在那些拉船人一方面。大人呢，孵一窠小雞，養兩隻豬，託下行船夫打付金耳環，帶兩丈官青布，或一罇好醬油，一個雙料的美孚燈置回來，便佔去了大部分作主婦的心了。

這小城裏雖那麼安靜和平，但地方既爲川東商業交易接頭處，故城外小小河街，情形卻不同了一點。也有商人落腳的客店，坐鎮不動的理髮館。此外飯店，雜貨鋪，油行，鹽棧，花衣莊，莫不各有一種地位，裝點了這條河街。還有賣船上檀木活車竹纜與鍋罐鋪子，介紹水手職業喫碼頭飯的人家。小飯店門前長案上，常有煎得焦黃的鯉魚豆腐，身上裝飾了紅辣椒絲，臥在淺口鉢頭裏，鉢旁大竹筒中插着大把朱紅筷子，不拘誰個願意花點錢，這人就可以傍了門前長案坐下來，抽出一雙筷子捏到手上，那邊一個眉毛扯得極細臉，上擦了白粉的婦人，就走過來問：「大哥，副爺，要甜酒？要燒酒？」男子火焰高一點的，諧趣

的，對內掌櫃有點意思的，必故意裝成生氣似的說：「喫甜酒？又不是小孩子，還問人喫甜酒！」那麼，醃冽的燒酒，從大甕裏用木濾子舀出，倒進土碗裏，即刻就來到身邊案桌上了。這燒酒自然是濃而且香的，能醉倒一個漢子的，所以照例也不會多喫。雜貨鋪賣美孚油，及點美孚油的洋燈，與香燭紙張。油行屯桐油。鹽棧堆四川火井出的青鹽。花衣莊則有白棉紗，大布，棉花，以及包頭的黑絢綢出賣。賣船上用物的，百物羅列，無所不備，且間或有重至百斤以外的鐵錨，擱在門外路旁，等候主顧問價的。專以介紹水手爲事業，喫水碼頭飯的，在河街的家中，終日大門必敞開着，常有穿青羽緞馬褂的船主與毛手毛腳的水手進出，地方像茶館卻不賣茶，不是煙館又可以抽煙。來到這裏的，雖說所談的是船上生意經，然而船隻的上下，划船拉絳人大都有個一定規矩，不必作數目上的討論。他們來到這裏大多數倒是在「聯歡。」以「龍頭管事」作中心，談論點本地時事，兩省商務上情形，以及下遊的「新聞。」邀會的，集款時大多數皆在此地，爬骰子看點數多少輪作會首時，也常常在此舉行。眞眞成爲他們生意經的，有兩件事：買賣船隻，買賣媳婦。

大都市隨了商務發達而產生的某種寄食者，因爲商人的需要，水手的需要，這小小邊城的河街，也居然有那麼一羣人，聚集在一些有弔腳樓的人家。這種小婦人不是從附